

# 從歷史文化重建後殖民地的香港

■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

從七十年代開始，香港有一位名曾灶財的人，自稱「九龍皇帝」，在九龍街頭的燈箱、天橋柱、政府建築的牆上，用大毛筆寫下自己的名字，自稱為國皇，以九龍為其領地。他的字稱不上書法，但卻有風格，成為香港人集體回憶中的街頭文化。

曾灶財的塗鴉，不能純視為一個精神病者的心態表現，卻是代表香港那年代的集體迷惘。七十年代中國在文革災劫中，前景一片迷離，世界則到處戰亂，冷戰窒息了人類文明。香港人無所認同，民族上雖是中國人，但政治上不屬中國，又不想認同英國，可是不得不托庇大英旗下，是無國無根的，懸在半空的人。在這種香港的特殊迷惘下，曾灶財從祖先文件中知道清政府禦賜九龍一片土地，忽然想到，讓他來當九龍皇帝，香港人就有根了。這是他在時代扭曲下幻想出路，於是「九龍國皇曾灶財」就出現了，成為當時文化的一現象。

其實七十年代香港人心態，是一種民族的遊魂。港人經濟富足，但無國無根，又不能自己主宰自己。所以自稱「九龍國皇」代表了港人找回根源的渴望。我那時是中學生，我們也感到時代的無奈，知道英國殖民地在操控愚弄我們，而中國大陸在文革中，重門深鎖，互不相通，香港華人變成遊魂。

香港人口最少有三分之一是由內地逃港人士構成，他們或是國民黨背景，或是曾被鬥爭的「黑五類」，或是饑荒時差點餓死的農民，或是上山下鄉插隊青年，他們構成了香港的基本人口，大都是避難來的，在亂世中，苟存性命於殖民地。在思想文化上，都愛中國，但對大陸的意識形態很有距離。

香港的殖民地的權力核心，除了來自英國的統治階層外，還有一批港英政府栽培的殖民地華人精英，港人稱之為「高等華人」，他們接受港英安排的英式貴族階層思想，從小學接受英語教育及西方思維，缺乏對中國歷史文化的深入瞭解，不知西方侵略中國的近代史，一些人被栽培成高級專業人士，如醫生、律師、工程師、會計師及高級行政公務員等，其政治觀點是親西方，以西方的政治體制為標準，缺乏對中國人、中國歷史文化及中國現存體制的尊重。

這些英式殖民地精英，處在關鍵權力位置，建立了香港親西方政治意識形態的主要元素。平民在香港是蟻民，無權過問香港統治體系，但有思想言論自由，及公正的法治體制保障其生存。

曾灶財的文化現象，成為香港平民遊魂文化的悲哀寫照。歷史就是如此流過，沒有人想到後來鄧小平的改革，會帶來中國的巨變。八十年代中國的門打開了，貧困落後情況令人吃驚，也形成香港人某種對中國的優越感與傲慢心態。但中國日漸改進，又令很多港人敬佩。鄧小平提出「一國兩制」，就是保障香港回歸祖國後，保留原有的思想言論自由，及公正的法治體制。

九七年回歸祖國，港人有點懼怕，但又是游魂回家的一個盼望。在懼怕與盼望中，香港過渡成為中國領土，香港經濟一度被外國狙擊而面臨衰退，然而這時中國卻奮發向上，成功再站起來，經濟與國力大大起飛，成為香港的後盾，打贏了西方財閥的惡意攻擊。回歸後，中國用很多方式維繫香港的經濟繁榮，也帶動香港發展，這令香港人安心下來。雖然中國仍有不足，然而成為世界經濟龍頭，香港人很多投身入中

國發展中，使香港再次富足起來。曾灶財亦在十周年慶典期間，與世長辭，完結了游魂的年代。

中國發展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，全國華麗轉身，經濟、科技、人才等各方面漸超越香港，這在香港人心中形成一矛盾，就是過去覺得自己比中國優越，但如今要面對中國的超越，不易適應。另一方面，中國發展成功的同時，社會在仍未成熟追上經濟的成就，期間發生一系列社會治理事件，影響香港比較大的如二〇〇八年毒奶粉事件，既暴露內地人不守法，還導致很多內地人到香港搶購奶粉，港府不得不出臺奶粉限購令。又一些地方發生官員貪腐、或執法者過度執法，不重人民尊嚴，或地方官違法而又隻手遮天等負面事件，在香港傳媒誇大報導，使港人對中國印象下滑，也令港人仍有懼怕。然而在一國兩制下，這類事件不會在香港發生。而中國也在大力要求深化改革，改進不義事件，依法治國。

這期間很多香港人用積極態度，從中國過去幾十年的巨大進步來理解內地，體諒其發展階段，相信經過時間，中國將更為進步，改進不合理事件，這成為中老年一代的態度，不少願意參與建國。但想不到這期間年青一代成長，卻沒有建立這心態。

主因在香港年青一代仍不能把心扎根在中國歷史文化中，關鍵是香港政府由殖民地轉到後殖民年代，未能自覺地在歷史文化上回歸，第一屆特首董建華原有這意識，但未得英國栽培的官僚系統重視。而所推動的通識教育，又未有明確方向，不少教師仍遺留排拒中國的意識，所教有關中國的內容，重點竟是文革，及改革後的貪腐與官員濫用權勢的事件，年青一代既不懂中國歷史文化，不懂中國近代的苦難，對當前中國的成就一無所知，卻回到從前對中國恐懼與排斥的心態。

香港殖民地的精英，在九七回歸後，意識形態上是殖民地主義的延伸，採取殖民地所灌輸的西方主義思想，以世界文明發展是直線的，終歸到西方式的資本主義及民主體制。這成為香港泛民主派的世界觀，形成其政治實力，再以此意識形態去教育下一代。

這時期中國人生活大大改善，中國發展出一套非西方模式而達至成功，經濟總量直追美國，中國模式打破了美國及西方所認定的西方主義，而西方亦企圖壓制中國的成功。美國一面要與強大的中國交往，另一面又要想盡方法，去證明中國的路是錯誤的，但不能用軍事，另一可循之路，就是發動群眾抗爭。

各種抗爭幕後都有資金支持，美國哈德遜研究所(Hudson Institute)的資深研究員，美政府前國防顧問白邦瑞(Michael Pillsbury)，在美國Fox電視接受KT McFarland訪問中承認，美國為確保民主可在香港發展，過去通過國家民主基金會，資助了香港數百萬美元(數千萬港元)。指出，「美國有領事館組織，負責處理國會通過的香港政策法案，以確保民主在香港得以發展。過去亦通過國家民主基金會資助了香港數百萬美元，所以某種程度上中國的指責不完全是錯誤」。(注Christopher Snyder, China tries to blame US for Hong Kong protests Published October 13, 2014 FoxNews.com)

這成為今日香港產生亂局的文化與社會背景。經過四個月的破壞與搗亂，甚至殺人放火，完全違背了民主自由、人權、法治的原則。結果只是害了很多香港人的正常生活，也害了香港的發展，使香港反而變得更差。

正本清源之道，一是中國深化改革，加強力度落實法治，成為公義體制，去除貪腐與濫權之風，保障每一公民的權利與尊嚴。使香港人明白中國的改革發展，正全面使體制更公正與合理。二是幫助香港下一代，認識中國與世界文明的真實價值，中國文化共體，與世界文化共同體，包括以下各點：

- 1.認識中國孔孟老莊的主流思想，及其人生哲理。
- 2.認識中國現今內在不同文化與宗教的價值，及其和諧並存之道，構成中華文化共同體。
- 3.認識中國三千年歷史發展的理則。
- 4.認識中國近代史的艱苦。
- 5.認識當今中國整體發展的策略與路向。
- 6.認識世界文明史。
- 7.認識近代西方歷史。
- 8.認識當代世界的大國搏奕。

由此才建立下一代是有遠大眼光的中國人，明白中國歷史文化的大勢，走出殖民地那種西方主義的世界觀，香港才能找到後殖民時代的文化正位。